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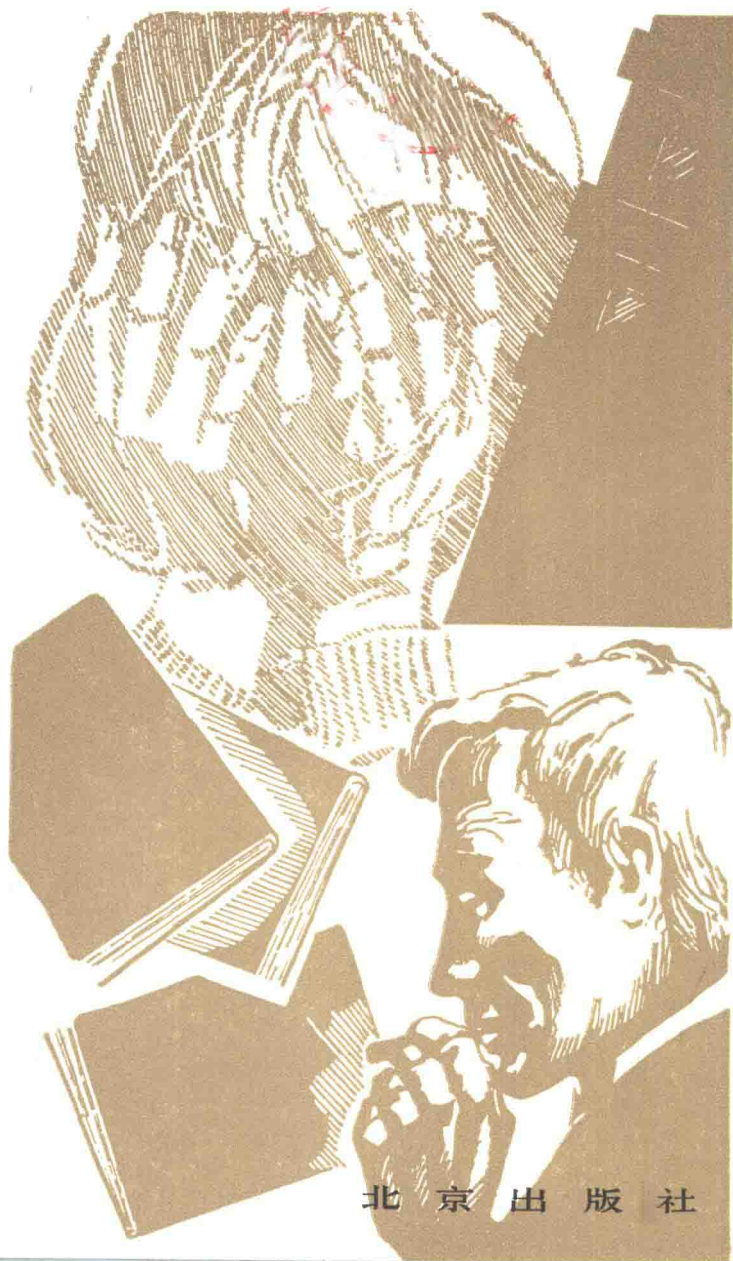
# 可怕的高度

〔苏〕普·舍斯塔科夫 著

北京出版社

# 可怕的高度

[苏] 普·舍斯塔科夫 著  
郭奇格 王汀新 译



北京出版社

**Страх высоты**

**П. Шестаков**

译自苏联《功勋丛刊》1974年第4期

**可怕的高度**

〔苏〕普·舍斯塔科夫著

郭奇格、王汀新译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门外东兴隆街2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

850×1108毫米 32开本 6.375印张 142,000字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3,000

书号：10071·468 定价：0.67元

## 马 津

“我听说，猫如果碰到更好吃的东西，连老鼠也不捉了。”

马津不由得迸出这么一句话来，虽然他知道，首长是不喜欢这种话的，因为首长是一位朴实憨厚、久经锻炼的人，凡事喜欢开门见山。

他当真皱起了眉头：

“伊戈里·尼古拉耶维奇，别开玩笑。你知道吗？这案子使我多伤脑筋啊！”

“我也一样……”

“所以，哪有闲工夫开玩笑！”

“我不是在开玩笑，只不过说说我所知道的。”

“你知道的并不多。”

首长说这话并没有责备的意思，只是说明实际情况。

“也许，这也有用。”

“你指的是猫吗？”

马津虽然感到这是一种讽刺，还是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

一本破旧的笔记本。翻了几页，找到所要找的那一页，仔细辨认着陌生的笔迹，读起来：

一般认为，自然造物，各有其用。例如，猫的存在就是为了消灭过多的老鼠。可是要知道，主人喂养的猫几乎从不逮老鼠。它根本不拿这当作一回事。

“道理浅显，算不得什么高论。”

“这是安东·季贺米罗夫的笔记本。”

“对于一个科学博士来说，这真没劲！”

“当然，够不上黑格尔。但是有些地方写得还是颇为有趣的。”

“怎么？也是谈猫的吗？”

“不完全是。既谈猫，也指人。噢，在这儿。”接着，马津谈道：

自然界企图创造出最高级的机体模型，但多次失败，许许多多的生物就是这种失败的产物。从这个观点来看，猫也是失败的模型之一，根本不是合理整体的一部分。创造它是为了实验，一经失败，也就把它忘怀了。人是比较成功的，但也不能认为他就是完美无缺的模型。这个模型的最大弱点之一是意识和控制的脱节。谁都不能永远照意志和理性办事。不仅如此，以本能为基础的“自持”往往同意识控制企图相对抗。

首长显得很阴沉。

马津合上了笔记本。

“就是这些？”

“不，还有呢。”

“得啦，下次再谈吧。业余时间再聊吧。”

他料想马津还要没完没了，然而马津只是叹息了一声。首长的语气变得缓和了：

“你别把我当做一个大老粗！我对全部情况了解得并不比你差！看得出来，你想把这个人琢磨透。可是咱们不是自由艺术家。咱们需要的是结果。时间很紧。案件成堆。罪犯虽然不知道伊戈里·尼古拉耶维奇·马津钻到心理学里去了；但是，在你钻研季贺米罗夫的时候，他并不闲呆着。他继续在作案，谁也不会宽容我们的。唉，我干吗要象对一个孩子那样对你讲这些呢！你自己也很清楚！”

当然，马津是清楚的。他站起身来，微微摊开了双手。

首长把沉甸甸的吸墨器从桌子的一头挪到另一头。

“要是他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写道，有人打算杀害他，或者自己活得不耐烦了——那就好办了。那里边没有这一类的话吧？”

“没有，”马津答道。即便有这样的话，在他看来，也并不完全是那么一回事。何况首长所问的，那里边的确没有。

“那就谢天谢地了。我们可不想多杀人，随便杀人。”

“可是，也许，我这又是照老规矩办事了吧？我暗自在寻思：能不能是他杀呢？显然不是。有自杀的根据吗？我没有发现。那只剩下一条了：是一个不幸事件<sup>①</sup>。”

---

① 不幸事件在这里是指死者由于自己的不慎而招致的死亡。——译者注

“就是嘛！”

“可是有人会问：一个人干吗要半夜三更爬到窗台上去呢，是鬼迷心窍啦？”

“也许是想钉个钉子！”

“可是那儿连一颗钉子的影儿也没有。但问题不在于这些细节。归根到底，生活中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使我感到不安的是：这个季贺米罗夫依然是一个说不清、道不白的人，面目不清，模模糊糊，我没有把他琢磨透。”

“那你就到太平间去琢磨吧！”

马津微微皱起了眉头。

“提起他，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年轻有为，很有才气，多么可惜！’再也没有别的话了。”

首长忽然笑了笑。

“这是你读阿加特·克利斯蒂读入迷了。这部小说叫什么我记不清了。书中普阿罗抱怨道：人人都说死人的好话，因而很难弄清真实情况。”

“虽然我没有读过这部小说，我也能理解他。”

“书中完全是另一种情况。有罪行！而不幸事件谁都可能发生，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蛋。”

“可是我总觉得，没有无缘无故的死。每一种死既是生活的结束，也是从生活中、性格中产生出来的。胆小鬼背后挨枪，勇敢者胸前中弹。”

“胡说八道！我在前线就看见过屁股上扎着弹片的英雄……那些被电车压死的人，又该怎么说呢？”

“被电车压死的人也一样！在这里，人的个性，象神经过敏啦，粗心大意啦，等等，都在起作用。”

“妙极啦！”首长揉搓着结实的巴掌。“完全象那么回事似的。可是你想一想他在答辩后的状况吧，哪里谈得上什么神经过敏不过敏。何况还是酒后！”

而马津却摇了摇头。

“不，季贺米罗夫不象是这样。”

“可是你对他一点也不了解。‘很有才气，多么可惜……’就是这些！这是你亲口说的。”

马津瞅了瞅手里拿着的笔记本。

“多少知道一点。”

“依你看，他是个什么人？”

“季贺米罗夫是这样一号人，什么都要加以深思熟虑。不过，远不是人人都这样。他是十分审慎的，甚至有些过分。也许这就害了他。但他不能不这样——秉性如此。对于他来说，体统很重要。他一切都从体统出发，想出各种体统，牢牢地抓住这些体统。在这种人的生活中，偶然因素极小……可是突然出现了极不成体统的偶然性——从窗子上摔了下来！”

“高谈阔论就此结束了。”

首长不再显得那样粗暴和直率，但还是爱卖弄一下。

马津摇了摇头。

“要是他被汽车压死了，也好说。每个人的确都可能碰上这种事。可是窗子……就费解了。”

“把一个棒小伙子从窗子里扔出去，你想，容易吗？”

“可以不扔，只不过推一把。”

“为什么？”

“不知道。”

“你瞧！谁，为什么要杀害季贺米罗夫，你不知道，虽然



你忙活了好一阵子。我不是责备你。忙活的目的在于证实：没有人想让季贺米罗夫上西天。就是说，不是他杀。那么是自杀吗？这又根本说不通。三十五岁的小伙子正在作博士论文答辩，前程远大，而他却于当天跳窗子？就是疯子，也不见得都会干这种傻事。”

马津没有反驳。

“因此我才想弄个水落石出。”

“事实很明显——不幸事件。”

首长所说的这些是无法辩驳的。季贺米罗夫没有必要自尽，也没有人加害于他。尽管安东·季贺米罗夫丝毫不象一个又笨又马虎的人，可以从窗子上掉下来，可是他毕竟是死了。马津亲眼看见他躺在柏油路上，看见医生用手掌抹了抹额头说：“抬到太平间去！”

这是事实。这件事在季贺米罗夫的熟人中间引起一个自然反应——被害死的！可是在震惊过后，理智重新控制了情绪的时候，甚至季贺米罗夫所在的那个学院里最发热的头脑也清醒了过来。怎么不会是不幸事件呢？当然，首长考虑到这种情绪变化，也知道现在谁都不会再责备他和马津。最后，侦查进行得很彻底，而且是很有经验的工作人员领导的。

“顺便提一下，你今年还没有休假吧？”

“没有。”

“干吗不休息呢。当然，眼下季节并不那么好，可是休息毕竟是休息。不休息是不行的。”

“可是罪犯怎么办？”

“什么罪犯？”

“就是那个什么也不知道，继续作案的人。或许他也打算

“休假吧？”

首长露出了微笑。

“罪犯是铁打的筋骨，从来不休假的。因而你比不过他。我这样想，这可是私下说：咱们俩都不在这儿，接替咱们的人还是有活可干的。”接着又严肃地说，“你现在大概没有留下尾巴吧？”

“安东·季贺米罗夫。”

首长从桌后走了出来，把粗短的手放在马津的肩上。

“伊戈里·尼古拉耶维奇，把季贺米罗夫的案子了结了吧。咱们跟他纠缠不清。”

这是命令，而且马津不能说这没有道理。然而他认为必须强调一下，他是在服从纪律。

“是。”

“这就对了嘛。”

首长轻松地舒了一口气。看来，他不仅说服了马津，也说服了自己。不管好歹，不愉快的问题总算结束了。

“那么你什么时候去休假？”

马津往窗外看了一眼。秋雨正在拍打着屋顶。他想着：“当然，这不是蜜，可是既然夏天已经错过了……”

“越早越好。反正离七月还远着呢。”

“医学上认为，冬天休养更有益。”

“冬天还得等。”

首长盯住他的眼神。

“秋天也不是天天下雨。总的说来，你们这帮年轻人不善于珍视生活。你们不是想着七月，就是八月，其余的时间都不中意。岁数大了才会明白，哪一天都有它的好处，可是等你明白过来，剩下的日子可就不多了。”

马津知道首长的毛病。他把五十岁以下的人都当作年轻人。不过，也许这是合乎逻辑的。马津自己就把三十岁的人当作年轻人。

“七月我正好错过了。得啦，那就十一月吧。”

这次谈话就这样出乎意外地结束了。马津甚至不知道，对事态的这种转折，应该高兴呢，还是难过。只是本能在暗暗提醒他，季贺米罗夫的案子还不算了结。也许，根本不存在什么本能，只不过是累了，因而才产生这种不安，对自己的怀疑？要是这样，休息那就正是时候。他回到办公室，沉思起来。季贺米罗夫的笔记本坠着口袋。伊戈里·尼古拉耶维奇把它掏了出来，信手翻到一页。

“而人毕竟是一台可能性有限的机器，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可能性的范围。”

“要是他还能写的话，那他就会添上这样一句：‘人是一台不能从六层楼上扔下去的机器。’”马津带着阴郁的幽默想道。“可是巧妙的机器能自己跳下去。也许不能？得啦！就这么着吧！”

他打开抽屉，取出一张纸来。写出“决定”两个大字，随后写出标明地点、姓名和日期的通常的“帽子”。迟疑了一下，只不过斟酌词句，然后毫不犹豫地、扼要地说明案情实质。

“综上所述……安·德·季贺米罗夫是因不幸事件致死。”他皱了一下眉头，写出公文用语“坠楼”，随即以常用的语句“不存在犯罪要素，结案。”结束了全文。简单而坚定地签了字：“伊·马津。”

然后挥笔写了休假申请书，把两张纸卷成筒儿，去找首长

了。值班员拿着邮件正从过道里走来。

“有我的吗？”

“好象有一封信。”

“请放在桌上吧！”

过了五分钟，首长在申请书的角上写了批示。马津把它交给打字员，让她打成命令，就回办公室了。

桌子上摆着几份报纸和的一封信。这封信用的是廉价的蓝色素信封。这种信封使人忆起战争年代。但在那时，就连这几乎也成了奢侈品，通常不用信封，只是把信叠成三角形就行了。信封上用半印刷体字母工整地写着地址和姓氏。没有回信的地址。马津瞧了瞧邮戳，信是本市的。他拿起剪子，剪开信封的一头。里面是一张字条。

安东：我们必须见面。不是关于我的事。我今天一定来，不管你回来得多晚。И.

下边是日期：“8月23号”——这是季贺米罗夫死的那一天。马津仔细地检查了这片纸，可是在上面再也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字。而且信封里再也没有任何东西。他放下字条，用内部电话要了首长接待室。

“是列诺琪卡吗？”

“是我，”打字员答道。

“关于我休假的那个命令您打好了吗？”

“打好了，我马上拿去签字，送往会计室。怎么啦？”

马津没有立刻回答，突然连自己都感到意外地说：

“没什么。拿去签字吧。”

他放下听筒，冷笑了一下。他想出了一个点子。

第二天，马津躺在家里的沙发上，读着杂志上英国作家的小说。小说里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热带的岛上，这个岛的行政长官要不是杀了那么多的人，就会成为滑稽歌剧人物。而被杀害的那一群人当中有一个外国人，姓琼斯，这个姓并不引人注目，而且这个人来历不明。一些人认为他是个狡猾的骗子，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个英雄，许多人喜欢他，而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软弱无能、想入非非、一事无成的人。

其实，琼斯在小说里并不占中心地位，可不知怎么的，正是他引起了马津的注意，也许是因为马津不止一次碰见过这类表里不一的人。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心思读书。他一味想把与季贺米罗夫案件有关的事实理清楚。

当罗日杰斯特汶斯基教授竭力想向马津说明季贺米罗夫所搞的那个题目的重要性时，在他的笔记本上出现了第一段记录。

这位教授的外表跟书里和电影里所描写的那些学者一模一样：小胡子、可敬的白发、浑厚的嗓音。不用说，彬彬有礼，殷勤周到。

“其实，季贺米罗夫论文里的一些思想并不是新鲜的，可敬的伊戈里·尼古拉耶维奇。”他一下子就记住了马津的称呼，也许在这一点上他跟电影里那种大大咧咧的学者有所不同。“我国科学界曾经有过这种思想，唉，可是要知道，”他变得阴沉起来，“这么说吧，一度笼罩在遗传学上的那片乌云却扼杀了它……因而向新的领域每跨进一步都是令人高兴的。可是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真叫人难过。毫无疑问，安东·德米特利耶维奇能够成为一位极有才华的科学家。”

“有为的科学家”，马津这样记录着。

“这里所谈的是进化生物化学。这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知識领域。但是它的基础却是源远流长的。安东·德米特利耶维奇对康斯坦丁·罗曼诺维奇·克罗托夫的有创见的遗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克罗托夫的？”

“对，对。恕我冒昧直陈，我当年的好友的。唉，他没有等到，这么说吧，没有经受住痛苦失望的折磨。不过，要是他还活着，也会感到高兴的……我作为他的朋友，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有才华的青年。我们一致决定，季贺米罗夫的论文当得起博士学位。当然，这对一个青年人来说，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大喜事。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建议他把自己的论文提交新的答辩，博士论文答辩。”

“这么说，那一天季贺米罗夫没有理由心绪不佳喽？”

“当然喽！巨大的成功。远不是每个科学家都能冀望的……副博士学位论文有权当作博士论文进行答辩，这种情况实在少有！可是突然出现了这样令人吃惊的结局……请原谅，我简直无法镇静下来。”

“少有的情况。进化生物化学。克罗托夫的思想。”马津在自己的笔记本里似乎只能读到这一些。不，还有结论呢。

“年轻（就博士而言）。就副博士而言，也许并不太年轻。

“有为的，得到支持（同保守分子没有任何斗争）。没有任何理由不满，更别说绝望了。至少在社会活动方面是这样。”

而在私生活方面呢？

“英娜·克罗托娃。”下面画了一条着重线……

“我不得不打扰您一下，英娜·康斯坦丁诺夫娜，但我希望您能正确地理解我。”

“我理解您。您是公务在身。”

“是的。我们需要弄清安东·德米特利耶维奇·季贺米罗夫死亡情况。”

“哪些事我能为您效劳呢？”

“您认识季贺米罗夫吧？”

“认识……一度很亲近。”

她照直地望着他，同时用纤纤的手指捻着桌上的橡皮。

“请放心。我只是请您协助调查。您有权只说您认为必要的话。”

“谢谢您。”

“我已查明，季贺米罗夫的科学事业一帆风顺，异常成功，但不知他在私生活上是否遇到什么挫折？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生活上的纠葛？”

“就我所知，没有。安东在私生活上象在科学上一样，也是挺能干的，一切顺利。虽然我所知道的情况已是过去的了。也许，他的未婚妻能够向您提供一些更重要的情况。”

同一个被遗弃的女人谈话是很困难的。但她表现得很平静，只是在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她显得不够冷静。

“您是著名的生物学家克罗托夫的女儿吧？”

“是的。”

“令尊的著作……”

“我不愿意谈父亲的著作。我是搞艺术的，而不是搞生物的。”

谈话后的记录：

“私生活也没有什么挫折。有过情人，又打算跟别人结婚，但离异没有发生悲剧。看来，彼此都感到失望。自然，女人有些屈辱。”

后来，马津把“失望”这个词勾掉，上边写了“冷淡”二字。

还有一段记录：

“未婚妻是斯维特兰娜，象记者们喜欢在共青团员工地上拍照的那类姑娘，甚至还留着一条大辫子。”

“您准备跟安东·季贺米罗夫结婚的吧？”

“我爱他。”

她啜泣起来。

“季贺米罗夫比您大吧？”

“是的，大十岁。”

“您理应知道，他同别的女人有过不寻常的关系，对吧？”

“他结过婚。他对我说过。”

马津还是第一次听到妻子的事。

“他怎样解释同妻子离异的呢？”

“他们早就离婚了，大概在四、五年前。他们是不同类型的人。”

“只是因为这个？”

“难道这还不够吗？”她以青年人惯有的天真问道。

“关于自己过去的家庭，他只对您谈了这些吗？”

“他很少谈起过去的妻子。他说，俩人既然离婚了，就不该彼此诋毁，互相责备，因为双方都有责任。”

“是啊，很有道理。关于英娜·克罗托娃您也知道吗？”

“安东对我是不保密的。”

“那么关于克罗托娃，他又对您谈过些什么呢？”



“他们自小要好。他们有过一段复杂的关系，但他们俩都错了。他在私生活上是不幸的，我很想使他同我在一起感到幸福。”

“他跟您在一起感到幸福吗？”

“是这样。虽然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登记。”

“你们时常见面吗？”

“是的，每天见面。”

“您没觉得，季贺米罗夫心情上有些压抑、不安？”

“他跟我在一起总是很平静的。”

“比方说，他有没有仇人、嫉妒他的人？”

“安东有仇人？您说哪儿的话？！”

他也向伊戈里·罗日杰斯特汶斯基提出过这个问题。他的回答也一样：

“安东？有仇人？您说哪儿的话？”

“伊戈里·阿纳托里耶维奇，您比旁人更了解季贺米罗夫。他是您的朋友，对吧？”

“朋友？是的，曾经是朋友。我们在一个院子里长大的。我、他和英娜·克罗托娃。她父亲挺喜欢他。老头子老是为他忙活，给他挑选有趣的书，买巧克力糖。安东喜欢吃甜东西。”

“这是战前的事了吧？”

“是的。战争爆发后，我们转移到后方去了，克罗托夫一家留在原地，安东跟母亲到乡下亲戚家去了。我有十来年没见过他。后来他佩带着奖章露面了，从某个乡村学校毕业，来这儿上大学。不过那时我们也很少见面。他上学晚了些，比我低两级，住在集体宿舍里。”

“那时他同英娜·克罗托娃会面吗？”

“不，他们见不着面。她在列宁格勒学习。”